

几人同此相如病

新吟附记之十六
陈鹏举

《李商隐》：“廿五弦成五十弦，神伤心折已年年。令狐不识唐青鸟，谢豹还名蜀杜鹃。碧海青天飘别泪，锦帆玉玺坠寒烟。几人同此相如病，惟有浓情总未然。”

李商隐，甚至他的名字，我也很喜欢。十年前注《李商隐集》，当时也是，现在也是，都感觉也就他的诗注得满意些。那本书里诗人不少，感觉很理解的，也就是他了。

他写过不少《无题》诗，怎么就无题了呢？想来是由衷的。谁都明白，人间有许多事、许多心事，总是感觉莫名。

那首《锦瑟》其实也是无题诗，而且是读他的无题诗，最绕不开的那一首。这首诗第一句是最好的，最好的李商隐的句子。“锦瑟无端五十弦”，二十五弦的锦瑟，怎么就折成五十弦了？而且原因还不能问，据说是无端的，没缘由的。弦是直的，绷紧的。折，不该是它的命。折了，是它受伤了。载着音色的弦，受伤了，它会发出怎样的声音呢？是哀痛的声音吧？齐齐折断的弦，休止在锦瑟上。诗人说，它像他的往年。诗人的往年，不怕知道吗？这就是李商隐。

李商隐和令狐家的交集，也是理解他的草蛇灰线。早年交游，晚年又互念旧情，心仪和伤感，李商隐经历得很真切。令狐那一边呢？就不大清楚了。敢情会写诗的人，才能写出难以言说的那份情。“青鸟殷勤为探看”，李商隐就像那只青鸟，令狐家就像蓬山吧？可以明确的是，李商隐一直离它并不远。杜鹃，是一种啼血的鸟，有许多别名，譬如子规、谢豹，还有杜宇、望帝。谢豹，还是一种虫子的名字，很怪异的虫子，见人会以足掩脸，很害羞的样子。听见杜鹃啼血，会脑裂而死。这个说法，我在书里读到过。那本书，该是陆游的《老学庵笔记》。杜宇、望帝分别是蜀主的名和字。他死后化成了杜鹃，啼声凄切。“望帝春心托杜鹃”，是李商隐的诗句。这个李商隐，总在写尘世的伤心和痛哭。

尘世有多大、有多远？尘世的伤心、痛哭，有多久？李商隐想到了奔月的嫦娥。他说嫦娥躲到天上去了，还似在尘世。“碧海青天夜夜心”，一颗睡不着的心，谁都知道有多痛。李商隐忘不了隋炀帝。隋唐时候的人，都忘不了隋炀帝。他是个有大力气的人。单说开辟大运河，他已经不朽了。可惜坐船到得了尘世之边，临了还是倒在尘世里。“锦帆应是到天涯”，李商隐写得很茫然。

李商隐晚年，收到了令狐家的来信。他回了一首绝句，最后一句是：“茂陵秋雨病相如”。司马相如患有消渴病，李商隐说他得了相如同样的病。十年前，我注他的诗时，也查出了这病。“高高秋月病相如”，我写出这句诗的时候，并不悲哀，反而有一种和李商隐相怜的欣喜。人的情感真是莫名其妙，不能和李商隐同时，总感觉遗憾。那年冬至，到了茂陵，还见到李商隐的字迹，他撰写并手书的唐故云麾将军墓志铭拓。字真如其人吧？一时感觉，李商隐诗里的那一场伤心的秋雨，是他的，也是我的。



图片来源:视觉中国

藏魂隐魄羚羊谷

王琪森

羚羊峡谷，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戈壁大漠中的佩奇小镇，属于印第安人保护区。羚羊峡谷因此地多叉角羚羊而得名，分为上峡谷和下峡谷。上峡谷位于地面上，谷地较宽，行走较为方便。下峡谷深入地下，谷地窄曲，行走崎岖，谷景更为瑰丽多姿，我们自然是选择了下峡谷。为了保护自然景观及游客的人身安全，进峡谷必须分成十人左右的小队由印第安导游带人。

沿着陡峭旋转的铁梯下到幽深的谷底，顷刻间是别有洞天，眼前的景色令人目不暇接。那些造型不一的岩石，或奇绝怪异，或婀娜多姿，或临风起舞，或波翻浪卷，真可谓是鬼斧神工，天工开物。更神奇的是这些窈窕有致、形态各异的岩石在正午阳光的直射下，产生了炫动变幻的光合作用，折泛出五彩斑斓、

璀璨夺目的光泽，那正是一种壮丽惊艳、磅礴浪漫之美，形成了一片片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色带在轻歌曼舞，犹如一卷卷缤纷绚丽的油画在舒展媲美。此刻恰巧是正午时分，太阳就垂直照入峡谷，这是峡谷观光的最佳时间，可谓是地上阳光灿烂，谷内彩虹摇曳，让我们欣赏到了这色彩的华尔兹，光影的交响乐，因而羚羊峡谷又被称为羚羊彩穴。

羚羊峡谷是由质地并不坚硬但色泽却十分清丽的红砂岩组成，在暴雨洪水及巨风砂石的千百万年冲刷下，谷内岩石被冲击出千姿百态、奇崛各异的造型。就像一个大师级的雕刻家，把这里的岩石当作雕塑体，以丰富的想象、精湛的技艺、多变的手法创作出了风姿绰约、风情万种而无一雷同的作品，陈列在天地之间。而阳光所制造的光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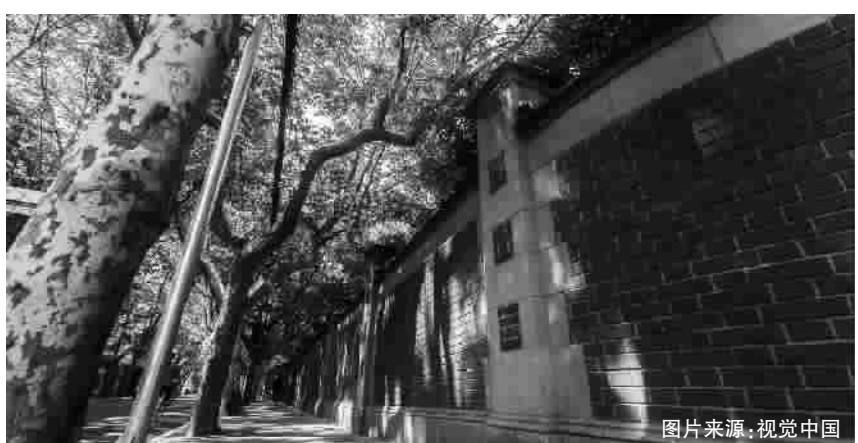
效果，又使其披上了霓裳羽衣，使其斑斓璀璨，如梦如幻。走在谷底弯旋窄小的步道内，景随步移，步随色变，时而是辉煌的玫瑰红，时而是明艳的翡翠绿，时而是清雅的柠檬黄，时而是富丽的宝石蓝，令人如入魔幻的万花筒。而那些造型生动的岩石，也不时激发人们的想象，时而像山鹰腾飞，时而像神龙出水，时而像骏马昂首，时而像美女浣纱，使人似进入雕塑的大观园，从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摄影师。

羚羊峡谷作为珍稀的旅游资源，一年仅开放三个月时间，而且就是这样酷热干旱的夏季。如在平时尽管峡谷上空阳光灿烂，但只要一下雨，顷刻间洪水就会从峡谷中奔涌而来，给人带来灭顶之灾。前些年就有12位英法游客在没有导游陪同的情况下下来到峡谷，后被突发的洪水卷走，仅一人生还。

在深深的谷底，抬头所见是苍天在上，人入地心。漫步在凹凸有致的谷道，穿行在壮丽静好的彩穴之中，身边的一切是那么的空寂幽谧，远离尘缘。

在愚园路当民警

施伟兴



图片来源:视觉中国

这里环境凌乱的景象，那真是丢上海人的脸面。余老伯，您老能袖手旁观吗？响鼓不用重锤。余老伯高声说：那当然不能，我绝不会丢这个老脸。

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余老伯带头主动配合我们清理干净楼道堆物，其他邻居也自觉效仿搬掉杂物，换上了花卉盆景。如今这里早已绿满楼道香满楼。

内环境焕然一新，接下来是整治治安外环境。硬件不行软件补，提倡邻里守望，和谐友善，同时组建强嫂看家护院队，志愿者戴着红袖章在小区巡逻。一个细雨纷飞的傍晚，一个蠢贼乘着夜幕掩护，溜进小区，贼头贼脑地发现四处无人，迅速掏出自带的工具，将一辆崭新的电动车锁撬开，正准备骑车逃离时，被巡逻的志愿者合围瓮中捉鳖。篱笆扎得紧，野狗钻不进，居民再也不用为晚间停车提心吊胆了。

早前，区政府就加大了愚园路的重新设计定位改造工程，一大批具有老上海风情的咖啡店、茶室、花圃、面馆及特色商店纷纷前来“安营扎寨”。每当华灯初上，霓虹闪烁，漫步在绿树成荫，恬静浪漫的愚园路上，闻到那老上海的味道，真是神清气爽，分外舒心。同事很是羡慕我在愚园路上当民警，打趣地说：你能踏着文人墨客的脚步前行，也沾上了文化的气息。

确实，愚园路是一条不寻常的路1355弄8号原是愚园路一小，著名表演艺术家林彬、尤嘉都住在那里，我曾经采访过她们。她们对小区的治安环境、邻里和谐比较满意，真诚地说：只要营造好新时期和谐的警民鱼水情谊，警民合力，其利断金，愚园路会变得越来越美丽。老一辈艺术家的褒奖，更让我感到责无旁贷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为维护平安、幸福，奋力前行。

一本《愚园路上》的散文随笔集，让上海一条沉寂幽静的马路变得受人瞩目。我能在愚园路上当民警，既感荣幸，又感到沉甸甸的责任。荣幸是每当巡逻在梧桐婆娑的愚园路上，犹如踩着前人的脚印，感悟时代的递进和变迁；责任是愚园路上名人故居和历史保护建筑众多，维护一方平安和居民安居乐业，容不得有丝毫的放松和懈怠。

刚到愚园路，它看上去只是一条普普通通的陈旧马路。沿街面店招牌杂乱，地上果皮纸屑烟蒂随处可见，花园洋房也成了72家房客，煤卫合用，邻里纠纷此起彼伏。我仿佛是个疲于奔命的“消防员”，收效甚微。当时我有些懊恼，在老式公寓当社区警，技防设施差、门岗保安少、违法搭建多，防范和管理难度出乎意料。

我管辖的愚园路1315弄4号，是一栋英式双开三层砖木结构楼房，新西兰著名社会活动家路易·艾黎在此居住过5年。他参加过上海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，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，掩护过许多共产党和进步人士。他居住过的楼房也成为优秀历史保护建筑，常有世界各国友人前来参观，是一个展示上海形象的窗口。

然而，那时楼内居民占用楼道堆物现象普遍，进出楼道逼仄；楼外墙壁涂鸦污染，盗窃非机动车也时有发生。我迅即会同物业与居委会干部，一起挨家挨户上门宣传告知。一次不行就两次，两次不行就多次。

有一位90岁高龄的余老伯，将破旧木板和菜篮子等杂物堆放在狭长的走道上，谁说他，他就与谁吼，邻居都有些让他，怕发生意外。余老伯见我们上门，就横在中间，不让我们搬他的杂物，嘴里还骂骂咧咧不停。看到这个架势，我只能采取“以柔克刚”的方式。我对余老伯说：您老德高望重，见证了新中国胜利的来之不易，又住在路易·艾黎的故居，理应向各国参观友人宣传展示上海人的精气神。如果让外国人看到